



命木罗

賴詩逸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罗 木 命

賴 詩 逸 著
周 毅 插圖

北 京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描写双目失明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罗木命事迹的傳記小說。

罗木命是一个受党長期教育的青年工人。1952年，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細菌战，在制造噴霧器的工作中，不幸炸伤了双眼，虽經党和政府多方設法救治，始終未能复明。但罗木命以最大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重新参加了生产，并在生产中積極想办法、找窍门，解决了許多生产中重大的关键問題。1955年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大会，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热情的嘉勉。回厂后，罗木命又改进和創造了許多工具和操作方法。他的克服困难的頑强精神和他所創造的成績，为全国青年树立了光輝的榜样。

罗 木 命

賴詩逸著 周 毅插图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2·字數：37,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3,000册

統一書号：16071·177 定价：(6)0.18元

罗木命开始当工人的那天，也正是他成为一个战士的开始。

那是九年以前的事情了……。

九年前，也就是1947年，全中国的劳动人民正在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暂时还被国民党践踏在脚下的地区，到处举起了反抗的火炬。罗木命的家乡——南中国的普宁县，反抗的烈火也在猛烈地燃烧着。

为了夺回自己的一塊土地，普宁县的农民，从大革命开始，就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残酷的斗争。有时候，斗争像火山爆发一样，一呼百应，整个大地都震动了。有时候，又像当地烧木炭的炭窖一样，外表似乎没有什么动静，里面却燃烧着熊熊的火焰，一有机会，就喷射出来，烧得反动派焦头烂额。斗争了二十来年，眼看黎明就快要到来，广大农民正在准备着最后一搏的搏斗。

这时候，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头叫做“人民抗征队”），积极行动起来了。在老革命根据地里，随处可以看到游击队的工作人员的踪迹。他们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在许多村子里成立了秘密的“联络站”。

罗木命所在的村子——白馬仔村，也有这样的联络站。

白馬仔村聯絡站的負責人，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青年。團結在聯絡站周圍的農民都叫他做老胡，羅木命則親切地叫他做“胡哥”。老胡像村子里的窮漢子一樣，穿的衣服補了一片又一片，補得連原來衣服的樣子也快認不出來了。老百姓喝的是蕃薯湯，他喝的也是蕃薯湯；有時候，撒把米，煮成稀飯，那就是最豐富的一餐了。頭髮長得很長，他才找人用剪刀隨便剪短。他愛抽煙，可是沒有錢買煙絲，常常是摘下幾塊青煙葉，在火上烤一烤，就湊合着吸幾天。生活是夠艱苦的，但是，誰也沒有听老胡叫過苦。那時候，國民黨反動派還很猖狂，常常到村里來。為了躲避反動派的耳目，白天，他就上山，等到日頭落山才回來。但是，誰也沒有听他叫過困難。相反地，一到村里，他就到熟人家里串來串去，找這個聊聊天，幫那個干點活，好像永遠不知道疲倦似的。羅木命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一碰到他，就打心眼里喜歡他，把他當做自己的親人。

老胡到白馬仔村以後，很快也就和羅木命混熟了。老胡每次找窮人開會，羅木命都來參加。他身上披着麻布袋，臉色像麻布袋一樣的黃，個子長得又瘦又小，好像一個麻布袋就可以把他從頭到腳包起來。在會上，他只是默默地听着，很少說話，兩只大眼睛，靈活地溜來溜去，有時候，嘴唇動了几下，好像想說什麼，但又沒有說出來。向別人打聽，大家都說，這孩子能干，打柴，下地，哪一樣都會，干活頂上——一個大人。有的還會添上一句：“可就是命苦呀！”。到羅木命的家里，老胡看到，羅木命確實是一個勤勞的窮孩子，可是，也看到好幾次，羅木命的父親在罵他。這不能不引起老胡的

关心。

有一天晚上，老胡問他：“木命，你跟你爹不好嗎？”

“胡哥，那……那不是我亲爹，是干爹。”罗木命一边回答，一边眼睛就發了紅。

“哦，……”老胡沉默了一下，又繼續問：“你亲爹呢？”

“我爹早死啦。”

“怎么死的？”

“被李南成害死的。……錫坑乡的李南成，害死了我的爹，害死了我的娘……”说到这里，罗木命的眼泪夺眶而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想起父母的死，罗木命怎能不哭呢？这是血海深仇啊！

罗木命的父亲是一个穷苦的农民。压在他肩上的，是大小九口人的一副生活重担。不管他如何拚命干，可是只靠他一个人打柴、燒炭賺得来的一点点錢，还是無法养活这一家子。像这样的穷汉子多着哩。为了活下去，为了挖掉穷根，無数穷苦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紛紛組織起来，斗地主，打土豪，掀起了土地革命的大風暴。罗木命的家乡——錫坑乡梅石珂村，也卷入了这个大風暴里。罗木命一家，除了老的祖母，小的孩子之外，都参加了，父亲秘密地給紅軍送信，送粮食，母亲給紅軍做飯，十六岁的大哥，也勇敢地参加了紅軍。

斗争很激烈。国民党反动派殘酷地鎮压着無辜的农民。被反动派的槍炮吓坏了的叛徒李南成，叛变了革命，出卖了革命群众。由于李南成的告密，罗木命的父亲被反动派抓去



罗木命說：“被李南成害死的。……”

了，在監獄里，被打得死去活來，折磨了三個多月，最後，犧牲了。羅木命的母親，聽到父親慘遭毒手的消息，悲痛得暈過去。但是，血，並沒有吓倒她，反而激起了她对反动派的仇恨。她忍痛把三個孩子交給婆婆，堅定地上山找紅軍去。反动派妄想斬草除根，殺絕革命的種子，等她走到半路上，也把她槍殺了。

過了一些時候，羅木命的大哥和一些紅軍戰士，不幸也被白匪軍捉到，他們不屈的忍受了一切毒刑。反动派老羞成怒，把他們活活地破開胸膛。他的大哥也壯烈犧牲了。

災難，沉重地壓在農民的頭上，血，染紅了大地。九十多口人的梅石珂村，被屠殺得只剩下二十多個人。十成的屋子被燒毀了七、八成。

那時候，羅木命還不到三歲，剛剛學會叫“爹”、“娘”，但是，反动派就奪去了他的爹和娘。他再也看不到可愛的爸爸和媽媽了。要不是年老的祖母帶著他們三個兄弟逃到別的村里，連他們自己也會活不了。……

和著眼淚，夾著嗚咽，羅木命斷斷續續地把父母和大哥犧牲的經過告訴了老胡。末了，他說：“胡哥，祖母臨死以前囑咐我，長大了要為爹娘報仇。我現在已經十七歲了，大仇還未報，真對不起死去的爹娘啊！”

在老根據地，老胡已經聽過無數個這樣的家破人亡的故事，但是，這一次，他仍然忍不住流下了眼淚。他撫摸着羅木命的肩頭，以親切的口吻說：“木命，不要悲傷。這個仇一定要報，也一定能報！殺人的一定叫他償命！”老胡壓低著聲音，繼續說：“等紅軍回來了，窮人報仇的日子就會到來，

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穷人就能抬起头来了。”

“紅軍？紅軍在哪里？”罗木命听到好久不知道下落的紅軍，心里很高兴，他抹去了泪花，望着老胡，急切地問。

“紅軍到处都有。現在，不叫紅軍了，叫解放軍。解放軍比紅軍人数更多，力量更大。”

过了一些时候，老胡真的带来了紅軍的好消息。

秘密會議开始了。老胡掏出了一張紙，小心地攤开来。老胡說，这叫地圖。显然，這張地圖曾經經過許多人的手，它的边上已經破損了。但是，上面划着的圖還看得清清楚楚。在像蜘蛛網一样的圖上，有紅的圈，白的圈。老胡說：“紅圈里住着紅軍，是解放区，白圈里住着白軍，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地盤。白軍霸占的地盤虽然还不少，但是，他們再也霸占不長了。現在，紅圈圈一天天扩大，白圈圈一天天在縮小。”罗木命挤上去一看，高兴得失声叫出来：“紅軍离我們好近啊！”老胡笑着回答：“論路程，紅軍暂时离这里还远着哩，不过，只要大家和紅軍心連着心，紅軍很快就会回来的。”老胡还告訴大家，为了迎接紅軍，解放农民，普宁县已經成立了游击队。

多么好的消息啊！很久以来，罗木命就沒有听到过这样的好消息了。有时候，在夢里，像夢見爹娘一样地碰到过紅軍。但是，那只能使他醒了之后更加难过，更加想念紅軍。这一次，可不是作夢了，他确实实地知道了紅軍的消息，还知道紅軍快要回来，他的心眼兒乐得开了花。

当他听到老胡号召大家組織游击队的时候，他立刻就要求参加游击队。

老胡望了他一眼，說：“你年紀太小。”

“年紀小？我大哥参加紅軍的时候，比我还小哩！”

参加秘密會議的农民听了，都笑起来，連連夸獎他。老胡心里也很高兴，他退讓了一步，說：“你要参加游击队，以后有的是机会。現在，你先做好村里的工作再說。”

罗木命一听，也有道理，反正有工作就行。他愉快地接受了老胡分配給他的任务。

从此，罗木命的生活，慢慢地变了，变了。

白天，他还是照常上山打柴。但是，他那对大眼睛，除了盯着面前的树木，还眺望着更远的地方。他爬到树上去——是在打柴，也是在放哨，一看到反动軍隊的影子，他就赶快向村里报信。

有时候，他背上柴刀，到远离白馬仔村的地方砍柴去，他是去打柴，也是去送信。开头，他跑的是鄰近的村子，以后，远一点的村子也去过。路上餓了，他就摘上几个野果，填填肚子。碰到可疑的人，他就巧妙地躲过去。一次也沒有失事。

分配給他的工作，罗木命都積極干。想起他能像爹一样，做着爹以前所做的工作，他心里就感到很高兴。但是，使他更渴望的还是参加游击队。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老胡提出請求。

不久，游击队的一个修械所需要工人，而修械所的負責人又認識罗木命，于是叫他赶快去。1947年3月，罗木命就参加了游击队，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开始了学徒的生活。

二

游击队的修械所，是在一个大石洞里。矗立在山洞口的一块大石头，加上石洞两旁密密的小树和杂草，把洞口掩去了大半。山洞外面，横着一条小溪，山上的泉水，就从这里流过。再从外看，一个山连着一个山，一片树林接着一片树林，周围没有一个村子。修械所设在这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别小看这个山洞。”罗木命刚到，修械所的负责人——巫大麟就对他說：“当年紅軍的修械所，也就在这里。它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

罗木命怀着又兴奋又新奇的心情，把山洞里的一切看了个够。地上摆着的一些正待修理的手槍，引起了他的注意；头顶上一根根连接起来的竹管（通过它們，水从洞外流进洞里来），也牵住了他的眼光。当他看到眼前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巫大麟，另一个是和他一样大小的年青人，他的脸上出现了困惑的神色，心里想：“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巫大麟好像猜到了他的心事，說道：“这是我們的全部人马。人手少呀。这一回，我們增加一半了。”說到后面这一句話，老巫还特別加重了語气。

当天，巫大麟就向他交代任务：罗木命和阿式（那个青年的名字），当老巫的助手，輪流把修好的槍枝送出去，把要修理的槍枝拿出来，还要帮助老巫拆槍、裝槍；老巫要求他們，要尽快地学会修理槍。

在修械所，罗木命开始过着新的生活。当时，修械所修

理的大部分是武工队使用的短槍，一部分是步槍，構造不算复杂。不到一个月，罗木命已能熟練地把槍拆下又裝上，并能帮老巫做一些修理工作。他懂得的东西慢慢多起来，担負的工作也越来越重。在这里，他不再愁吃愁穿了（游击队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总能吃饱，为了防备万一，领导上还多給了他們一份儲备）。他也不再受人打罵了——石洞里看不到国民党匪軍的影子，也沒有地主惡霸，終日在一起的就是老巫和阿式，而他們对他可亲热哩！虽然是这样，罗木命总觉得还缺少了什么东西似的，他越来越苦惱地考虑着一个問題：“我参加游击队是为了杀敌人，在石洞里，怎么能杀敌人呢？”

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巫大麟。

巫大麟望着他焦急的眼光，沒有直接答复他的問題，反問道：“你說，用什么能杀死敌人？”

罗木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巫大麟会提出这样的問題，他想，难道我不懂得这个，于是就随便地回答：“槍罗，刀罗，……”

“槍又从哪里来呢？”

“……………”

沒等罗木命开口，巫大麟就自己回答：“我們的槍是从敌人手里繳来的。我們繳获的槍，乡联防队的居多，你也知道，都是破破爛爛的，不修理能用嗎？再說，同志們用坏了的槍，不修理，都丢掉嗎？我們修好了槍，同志們拿去打敌人，打死敌人，你我也出了一份力量呀！”

“噢，原来我想的不对，”罗木命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

“你想的并不错。消灭敌人，这是一个战士最起码的责任，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但是，你现在的任务不是扛枪，而是修枪；我们修好枪也就是尽了消灭敌人的责任。”

经过了这一场谈话，罗木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责任。他放下拿枪上战场的念头，把全部精力都交给修枪，与各种各样的枪枝交上了朋友。半夜里试枪的时候，他不只看做是试枪，也当做是向敌人射击。夜里来回运送枪枝，他也当做是夜行军。他更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巫大麟的本事全部学会，以便更好地帮助老巫工作。

巫大麟呢？他有一个习惯，凡事都首先检查自己，这一次，他也暗自检查自己过去的疏忽，终日忙于修枪，没有注意了解罗木命的思想情况。往后，一有空，他就和木命、阿式一起，谈谈心，讲故事。

巫大麟讲得最多的是普宁县农民和地主斗争的故事。他告诉他们：农民怎样拿起柴刀、木棍和鸟枪，起来和地主斗争，农民怎样踊跃地参加红军，又怎样英勇地向敌人冲锋。讲到红军打仗，他爽朗地笑着说：“白军最怕红军冲锋，一听见冲锋号，就夹着尾巴跑了。”老巫特别喜欢讲红军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故事，一讲起来就眉飞色舞，兴奋得不得了。

罗木命过去只知道红军好，红军所做的好事，红军的英勇事迹，他却知道的很少。巫大麟讲的，正是他所渴望知道的，因此，他很留心听，唯恐漏掉一个片段。他深深地被红军的事迹感动了。有一次，巫大麟讲完以后，他自言自语地

說：“要是我能看到紅軍戰士，那就太好啦。”

阿式笑着說：“你沒有看到？”他指了指巫大麟，“这不就是一个嗎？”

是嘛！巫大麟本來就是一個老紅軍。巫大麟本身，也就是農民和地主鬥爭的一個生動的故事。剛滿十九歲，巫大麟就參加了大革命，拿着槍和白軍打仗。大革命暫時失敗了，他被敵人關進監獄里。就在監牢里，他也一直堅持着和反動派鬥爭。等到他從監牢里出來的時候，家里已經空空的一無所有。但他並沒氣餒，也沒灰心，怀着滿肚子仇恨，繼續投入了土地革命的鬥爭。土地革命鬧得地主惡霸胆戰心驚，但是，還沒等推翻地主對農民的統治，災難又臨頭了，環境更加惡劣了，他只好逃到香港去。在香港，什麼苦工他都做過，什麼苦頭他都吃過，可是，他還一心向着革命。抗日戰爭一爆發，他又響應黨的號召，回到鬥爭的行列里……。

巫大麟本來很少講自己的事，但是，羅木命今天問一點，明天問一點，也就知道了個大概。就是知道的挺簡單，羅木命也受了很大的感動。餓肚子，吃苦頭，羅木命自己親身經歷過，他想像得出那種味道。但是，巫大麟好像什麼都不怕，不怕餓、不怕死，一直堅持鬥爭。羅木命自己暗地里想，這需要多么大的膽量和力量啊！……能和這樣的人在一起工作，他感到很幸福。他和巫大麟的關係，比以前更加密切了。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之間，羅木命參軍已經一年了。

這個期間，形勢的發展也很快。國民黨反動派，在人民解放軍的鐵拳打擊下，節節敗退，人民解放戰爭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在全國勝利形勢的推動下，游擊隊的力量也壯

大起来了。修械所跟着扩大。先由三个人增加到五个人，再后，又搬到大北山，与另一个修械所合并，成为一个五十多人的兵工厂了。

沒有亲眼看一看，很难想像到兵工厂所碰到的困难。修槍、造子彈，离不开机床。但是，兵工厂只有一部車床，这部仅有的車床，还因为沒有动力而不能开动。此外，就只有手錘、鑿子、銼子、鉗子、扳手、手鑽等几件簡單的工具。別的就什么也沒有了。

但是，这些簡單的工具，在兵工厂的工人、共产党領導下的革命战士的手里，却变成了万能的机器。憑着这些簡單的工具，以及每人的一个富于創造性的脑袋和兩只灵巧的手，兵工厂的工人修好了步槍和机槍，制造出子彈和地雷。他們用手工把一节鋼条冲成空心的鋼管，他們用手工把这种空心鋼管鑽成槍筒，他們用手工刻出槍筒中的来福綫。

从修械所轉到兵工厂，对罗木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也使他面临着新的困难。在修械所，他学会了修槍，到兵工厂，分配給他的任务是造子彈，他又得从头学起。

說是造子彈，实际上需要重新造的只是子彈头和“噐”；子彈壳是旧的，彈藥則用大炮炮彈的彈藥来代替。但是，造子彈的工作仍然很不簡單。就拿造子彈头來說吧，看过子彈的人都知道，子彈头是銅的，但是，兵工厂没办法鑄銅，只能用銅板来代替。把銅板一錘一錘地打成薄片，在模型上压成笔帽似的子彈头，里面再填上鉛，这才造成一个子彈头。

对于沒有造过子彈头的人來說，困难就更大了。开始几天，罗木命兩只手突然不管用了，一个子彈头也沒有做好。

別人吃飯的時候，他還拿著手錘在發呆。

巫大麟這時候已經當了廠長，他看到羅木命那個焦急的樣子，知道他准是碰到了困難，就走過來，鼓勵他說：“木命，不要着急。你還記得你剛到修械所的時候嗎？你不也不會修槍嗎？後來就學會了。只要你好好學習，你也一定可以學會造子彈。”羅木命把巫大麟的話當做命令，堅決地執行，很快就完成了學習任務，參加了戰鬥。

從生手變成熟手之後，他也學會了克服各種困難，改進工作。當他負責做“噫”的時候，他看到每次只能做一個，太慢了，就想辦法製造了一個模型，從每次只能做一個“噫”提高到做三個。“噫”，裝進火藥之後，不能用手錘打；他也想法改進，製造了一個專用的工具。

兵工廠常常接到緊急任務。緊急任務一來，大家就不分日夜的干。有時，每天只睡上三、四個鐘頭，眼睛熬得通紅。羅木命雖然感到疲倦，但心里很愉快，生活越緊張，他越興奮，他覺得，巫大麟把修械工作當做戰鬥，真是一點也不假。

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下，羅木命和兵工廠的工人一起，勝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有一個月，他們竟製造了三千發子彈，突破了兵工廠的最高記錄，受到游擊隊司令部的表揚。當羅木命看到一堆堆的舊彈殼變成新的子彈的時候，他是多么高興啊！

在這個革命的大家庭里，羅木命受著嚴格的鍛煉。國民黨反动派毀滅了他的家，共產黨則幫助他找到了更可愛的家，引導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他迅速地在成長著。到1949年底，他

已經是一个光荣的青年团员了。

三

1949年10月，喜讯傳遍了全中国，也傳到了广东省的潮汕地区。最后霸占着潮汕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被赶跑了，再也不能騎在人民的头上了。紅軍——解放軍，回来了。紅旗，又在天空中飄揚着。

解放战争結束不久，罗木命和一批青年，就被上級調到地方工厂。指导员告訴他們：“革命战争已經取得了偉大的胜利，現在，最重要的是进行和平建設。过去，你們修槍，造子彈，現在，要去造机器，修桥梁了……。”罗木命多么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軍隊，舍不得离开巫大麟和其他的同志啊，但是，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战士，應該听党的話，終于压下了自己的情绪，服从組織的調动。

起初，他被分配到潮汕机械修理厂，潮梅矿务局机械厂，1952年初，又被調到汕头机械修配厂（現在改名为农业机械厂）。在新的工作崗位上，他学会了修理汽車，又学会了鉗工的一般技术。在工厂里，他仍然用战斗精神来进行工作，保持着在兵工厂时的那股勁头，說干就干，不干完不罢休。活不多，他就向老工人學習技术。晚上他还抓紧时间学文化。有空的时候，几个工人在一起，二胡一响，他就拉开喉嚨，唱起潮州戏来。或者和他的爱人，双双跑到公园去。生活是緊張的，又是愉快的。

正象一只出了籠的鳥兒一样，罗木命已經掙脫了鎖鏈，摆在他面前的是多么广闊的天空啊！又像一个远离家乡的流